

哈佛必知的 英国名家随笔

English Essays

【美】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主编

刘旭彩◎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必知的英国名家随笔/(美)查尔斯·艾略特著;
刘旭彩译.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58-2237-2

I. ①哈… II. ①查… ②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
—英国 IV. ①I5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4582 号

哈佛必知的英国名家随笔 English Essays

作 者: (美) 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译 者: 刘旭彩

出 品 人: 徐 潜

策划编辑: 魏鸿鸣

责任编辑: 林 立 崔红亮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魏鸿鸣

责任印制: 迈致红

渠道总监: 姜 越 郑 奕

营销企划: 张 朋 徐 涛

营销推广: 张俊飞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0.75

书 号: ISBN 978-7-5158-2237-2

定 价: 78.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
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向经典致敬

《哈佛经典》代前言

这里向各位书友推介的是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胡适先生称为“奇书”的《哈佛经典》。这是一套集文史哲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大型丛书，共 50 册。这次出版，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名家（前言）序言》《名家讲座》《英美名家随笔》《文学与哲学名家随笔》《美国历史文献》，这些经典散文堪称是经人类历史大浪淘沙而留存下来的文化真金，每一篇都闪烁着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光辉。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因为在建校 370 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培养出 7 位美国总统，4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政界、商界、科技、文艺领域的精英不计其数。但有一点，他们都是铭记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成长、成功的。正像《哈佛经典》的主编，该校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所言：“我选编《哈佛经典》，旨在为认真、执着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从古代直至十九世纪以来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荒蛮发展为文明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

索的宝藏。”这些文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的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具有永恒的文化魅力。

从文献价值上看，它从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到西方和东方历史文献都有着独到的选择，既关注到不同文明的起源，又绵延达三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对美国现代文明的展示，有着深刻的寓意。

从思想传播上看，《哈佛经典》所关注到的，其地域的广度、历史的纵深、文化的代表性都体现了人类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巅峰，并用那些伟大的作品揭示出当时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实际高度。

从艺术修养的价值来看，《哈佛经典》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论著和诗歌、传记、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甚至随笔和讲演录也是超一流的，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精品中的精品。

《哈佛经典》第19卷《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苍白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让我们摒弃说教，快一点地走进《哈佛经典》，尽情地享受大师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的快乐，真理的快乐。

目 录

本·琼斯	001
论莎士比亚	001
论培根	002
亚伯拉罕·考利	004
论农事	005
理查德·斯梯尔爵士	013
旁观者俱乐部	014
塞缪尔·约翰逊	019
爱迪生的一生	020
戴维·休谟	059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	059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075
论诗歌或艺术	075
威廉·哈兹里特	083
论想见之人	084
利·亨特	098
论夭折	099
论想象力的真实性	102
查尔斯·兰姆	108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舞台表现的适应性）	109
托马斯·德·昆西	124
女性的悲伤	125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131
马基雅维利	132
约瑟夫·爱迪生	162
米尔扎的幻觉	163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遐思	166
乔纳森·斯威夫特	169
论谈话的诀窍	170
论礼貌与教养	176
致年轻诗人的一封建议信	180
关于埃丝特·约翰逊之死	194
丹尼尔·笛福	202
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	203
妇女的教育	215
西德尼·史密斯	219
反改革派的谬误	220
珀西·比希·雪莱	240
为诗辩护	240
约翰·罗斯金	265
《芝麻与百合》第一讲 芝麻开启国王的金库	266
《芝麻与百合》第二讲 百合装点王后的花园	299

本·琼斯

本·琼斯（1573—1635），英国继莎士比亚之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著名作家，曾创立“风尚喜剧”。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他居于英国文学界领袖之位，有许多年轻作家以成为“本琼斯之子”为荣。琼斯创作了各种形式的戏剧和大量的抒情诗歌，其中有些诗歌堪称精品佳作。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是在他死后才面世的，收录在一本很普通的书中，这本书中还有他阅读时的笔记和译作，以及关于人和书籍见解的独到论述。这本普通的书没有鲜明的结构排法，但处处透着积极的一面。以下是琼斯关于莎士比亚和培根的论说，也正是对这两位巨匠的评述而使其闻名，因为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相比，也许琼斯更贴近这些巨匠们。

论莎士比亚

我们的同胞，莎士比亚

印象中戏剧家们都很尊敬莎士比亚，因为无论他创作什么戏剧作品，从不勾勾抹抹进行修改。而我一旦反驳“要是他修改了上千遍呢”，就会被认为是恶毒之言。要不是后人无知，我不会告诉他们这些的，他们专对能挑莎氏缺点的朋友大加赞赏；而坦率地说，我热爱莎氏，把他视为偶像，崇拜至极。

他的确是端人正士，生性无拘无束，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创新大胆，表现力温和。他的才华一发而不可收，有时还得让他收敛一点儿。就像奥古斯都一提到哈特利乌斯就会说“我们本应该压制他”。莎氏能驾驭自己的智慧，当然智慧的法则也一向如此。很多时候，他陷入这种状态，令人忍俊不禁，正像他曾借剧中人凯撒之口讲：一人对凯撒说，“凯撒，你冤枉我”。凯撒说“凯撒从不做错事，只做正义的事业”，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事。但是，瑕不掩瑜，他身上的值得赞美之处远远超过应被原谅之处。

论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维鲁兰男爵

一般情况下，即使一个人非常优秀，也不应被当作唯一的偶像来追随；追随者会步其尊崇者的后尘，但却无法超越；此外，那些简单的模仿，也反映不了实质。然而，与我同时代的作家中，恰巧有一位文笔庄重严肃的崇高论说家，他的语言庄严，近乎苛刻，完全不苟言笑。他的论说，语言精悍，说理有力，鞭辟入里，涵义饱满，从容典雅。即使他的论说不受欢迎也不失自己的风度。他的听众会敛声屏气，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掌控着论说的进度，令他的法官们对他的忠诚既盎然不悦而又令人叹服。他的论说引人入胜，以至于令听者意犹未尽。

有关作家目录。——据说西塞罗是罗马人中能与他们帝国媲美的唯一智者。在他们的那个世纪（大约上一个世纪）帝国的天才有很多：托马斯·莫尔爵士、老怀亚特、亨利萨里伯爵、查洛纳、史密斯、爱略特伯爵、加德纳主教。他们为同时代的人所钦佩，更多是因为他们擅于雄辩。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之初，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是非凡而孤独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和胡克先生（在不同的问题上）为机智和语言的大师，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所有的活力和判断力量在进行交锋。埃塞克斯伯爵的语言，崇高且尊贵；沃尔特·罗利爵士，无论是判断还是风格，不容藐视；亨利·萨维尔爵士，严肃

而真正精通文学；埃德温·桑兹，二者兼备；财政大臣埃杰顿勋爵，是一位严肃而伟大的演说家，在他被激怒时尤为明显。运途多舛，博学而能力的后继者培根，卓尔不群，超凡出众，擅长科学，善于言辞，可以与无礼的希腊或傲慢的罗马时代相媲美。总之，在他看来，所有能驾驭语言或有助研究的天才都在他那个年代。现在世风日下，智者衰老，口齿不灵。因此，培根可谓登峰造极，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典范。

有关科学进步。——我注意到科学它是任何一个明智爱国者都会去关注的学科，在国家事务中，公民的教育与学识便是重要的关注点。在学校，它们是国家的神学院。没有什么比我们称之为文学进步的共和国的那部分更值得一个政治家研究。培根见证了尤利乌斯·凯撒在内战的白热化时期，撰写了著作——《类比》，并把书献给了塔利。这促使后来被封为圣奥本斯子爵的培根把他的著作命名为《新工具》，当时大部分人对事物认知肤浅，并不理解《新工具》中极力宣扬的一种新的认识方法；而且该著作驳斥了以往经院哲学给人们带来的偏见和错误。贺拉斯称之为“一本能让这位著名作家名垂千史”的著作。

我对一个人的好感从不会因他的地位或荣誉而增加。但却会因他独有的伟大而崇敬他。在我看来，凭他的著作足以使其成为一位名垂千史的伟人，一位最值得钦佩的人。我曾祈求上帝赐予逆境中的培根以力量，虽然他可能不需要伟大。当然，我也不能用语言来给他安慰，因为我知道“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

亚伯拉罕·考利

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曾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学校，后来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644年，因拒绝在神圣联盟合约上签字，被大师和学者们驱逐出去。同年，亨利埃塔·玛丽女王的首席执行官避地巴黎，与王室家族流亡了12年。复辟之后，成为医学博士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去世后被安葬在“诗人角”。

在世时考利最受欢迎的作品都收录在爱情诗集《情妇》里，他的《品达颂》也被高度评价。考利是玄学派诗人，但因后来玄学派诗歌备受冷落，他的诗歌已无人问津，诗歌的冷淡巧思风格也再未受到青睐。相反，他的《论说文集》笔调清新自然，最表现他性格中令人愉快的一面。他的英语论说文风格清晰易懂，被誉为最早的散文大师之一，很少有作家在优雅和魅力上超越考利。他的《论农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热情讴歌最古老的艺术，“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喜欢的事物，谈论百合花，凶猛的狮子，在金色或银色的田野里撒鹰；但是，如果家徽设计者尚有理性的话，那么耕地里的犁应当是最高尚、最古老的武器”。

论农事

很快你会在维吉尔的诗歌中发现，他的第一愿望是成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第二是成为一位农夫。他好像比大多数有学问的不信上帝的人更懂得上帝在和他打交道，就像他和所罗门打交道一样。因为他首先祈求智慧，当然也祈求了其他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于是上帝让他居于最好的哲学家和最好的农夫之间，也让他成为最好的诗人，来装饰和沟通那两个才能。除了这点，上帝还让他成为一位富人，一位不曾渴望变得富有的人——

“哦，幸运极了，谁会知道他如此好运！”^①

做个农夫，不过从城市退隐；做个哲学家，就是遁世隐居；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凡人的世界退避到上帝的世界。

但是，既然大自然否认大多数人的能力或欲望，而财富也只令极少数人有可能或有机会全部专注于哲学，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将人类事务做最好的结合，即乡村生活。正像科鲁迈拉所说，“毫无疑问这件事是最密切的，并作为与血液相对的智慧”。农业与哲学关系最为相近，或者说，在血缘上，仅次于哲学。瓦罗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说，工作原理如同恩纽斯所说的，与大地、水、空气和太阳等所有自然法则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乡村生活的确能比任何一种职业、技艺或学科让人领悟更多的哲学内容。世上除此之外，西塞罗说，一个农夫的快乐，“对我来说，最简捷的做法，是智者的人生”，这都非常接近那些哲学家的观点。再没有其他类型的生活能为撰述赞词的人提供那么多的素材颂词：对个人而言是效用性；对所有人类来说是有用性，或者说必要性、纯真、快乐、古老、尊严。

① 改编自维吉尔的《农事诗》第2卷，458行。

现在效用（我的意思显然是指它的收益），在我们的国家没有那么大，它来自城市的商品和贸易，王国许多最好的庄园和主要荣誉都源于此。在罗马，农夫可成为执政官和独裁者，但现在没有人会从耕犁的农夫成为贵族。究其原因，我想就像从一个邪恶的习俗演化为强大的法律。也就是说，像其他行业一样，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去培养，但没人愿意去当农业学徒。因为那些很穷苦的人，当他们长大成人，没有钱来从事其他行业，所以只能耕种一些小块地。佃户除了刚好够维生以外，其余的租金都被吞噬：虽然他们是土地的所有者，但他们或者太骄傲，或者因缺乏那样的教育，太无知而不能提高土地的产值，而这种维生之道同任何其他的行业一样，是很容易而且会被肯定的。如果有两三千个年轻人，用七年或八年的时间，坚定地从事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了解整套技艺，然后可以精通这个行业。毫无疑问，经过适度的积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财富并不亚于国家许多议员拿的俸禄，或者城市商人在商品买卖中获的利。致富或者更富裕的方法很多，只要没有闪失，既不找借口，也不抱怨，就不可能贫穷。毫无疑问，一小块土地就能养活一小家人，生活中多余的东西（现在很多情况下指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一定因行业和工业的过剩而得以弥补，或者被伟大的哲学家所蔑视。

谈到这种行业的必要性，显而易见的，这种行业无需其他行业而存在，但是其他行业都离不开这种行业。这就像是语言，没有它，人类社会的文明就不能被保存下来。而其他艺术，如语言修辞，只是服务并修饰语言而已。许多国家都存续下来，但是许多国家没有其他行业，只有这种行业仍然能存续下来：我承认虽然不是很体面，但它仍然存续着；而被积极从事的其他一切行业，也正因为需要农业提供的资源而对它有所关注。

接下来我要赞美这种生命的纯真。如果农夫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他们不应受到责备，因为凡人都受罪孽的诱惑。他们依靠在土地上勤劳的收获来生活，而其他他人依靠计谋从他人那里攫取东西来生活；他们依靠母亲给的地产来生活，而其他他人要依靠从同胞那儿骗来的财产来生活；他们像牛羊一样靠大自然的恩赐来生活，而其他他人像狐狼一样要通过掠夺攫取来生活。这里没有任何冒犯大多数人之意，我敢断言，牛羊是非常有用的动物，而狐狼也并

非有害的生物。农夫无疑是所有人中最安静的人，是对英联邦政府的干扰最不易情绪激动的人。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并热爱和平。在我们后来的疯狂而悲惨的内战中，其他所有的行业，即便是最差的行业，也组织了部队，招募了一些伟大的指挥官，他们因自己所做的恶行而名噪一时、趾高气扬。然而，我们没有记住任何一位农夫的名字，他们既要承担自己国家二十年没落中的大部分债务，又要承受同胞们的诅咒。

如果清白无辜就会享受到巨大的快乐，那么我认为不带农夫到这里是人们的不当行为。在这里他们如此温顺，随叫随到，而不应在法院和城市里寻找他们；在那里他们是如此野蛮，追赶他们又是那么麻烦而危险。

在这里我们置身于广阔而高尚的自然场景中，在那里置身于可怜的政策转变中；在这里我们走在神圣而慷慨的光明之路上，在那里我们摸索在黑暗混乱的人类恶意迷宫中；在这里我们的感官尽情享受清晰事物与真实的味道，而在那里一切都是复杂的。在这里，在我看来，快乐看上去像一位美丽、忠实、谦逊的妻子；在那里，快乐是一个无礼、薄情、浓妆的妓女。在这里，没有伤害，物产廉价丰富；在那里，只有罪恶，生活奢侈豪华。

在更大的喜悦中，我只想举例说明所有行业中一个最自然和最善良的行业，一个农夫永久的良伴。当你环视他的周围，看到的只是他自己的行业、勤劳的结果和改良而产生的心满意足；总是看到收获的一些果实，同时又能看到另一些在萌芽，在成熟；看到他所有的田野和花园覆盖着自己行业美丽的生物；就像上帝一样，看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那么美好：

奥克尼郡这边和那边，
欢乐充满了农夫沉默的胸膛，^①
一个喜悦的秘密震颤着他的心弦。

他的行业之古老肯定不会再有任何其他行业与之一争高下的。人类的三

① 这是对《埃涅阿斯纪》第1卷，第500行和503行的模仿。

个始祖是园丁、农夫和牧场主。如果有人加以反对，我希望他应该想一下，如果这第二始祖是个杀人犯，一旦他杀人，他便离开了这一行业，成为了建筑工人。我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便西拉智训》禁止我们憎恨农牧业，他说“因为上帝创造了它”。我们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我们生来就被教导用造就我们身体的泥土去滋养我们的身体，而他们必须归还，并最后为他们的生计而支付。

看吧，所有那些伟大的人中最初的和原始的贵族，他们现在太骄傲了，不仅不耕种，甚至还会践踏。我们可以谈谈在金色或青铜色的田野里我们喜欢的百合花，跃立的狮子，展翅的雄鹰。如果家徽的设计者尚存理性的话，那么耕地里的犁应当是最高尚、最古老的武器。

所有这些元素都使我陷入对科鲁迈拉的怀疑和抱怨，应该如何把它传递给所有的艺术或科学。因为形而上学、物理、道德、数学、逻辑、修辞，等等，孰为艺术孰为科学的争端，不属于我们农夫好奇的范围。我承认，所有这些是好而有用的能力，除了形而上学，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但是即使跳马、击剑、舞蹈、装扮、烹饪、雕刻，或者类似虚荣的东西，都应该有公立学校和大师，但我们应该从未看到或听到有人负责教授这门如此愉快、如此高洁、如此有益、如此体面、如此不可或缺的行业。

对于一个严肃的人，他会觉得许多男女挤在一个房间里跑来跑去，几百个姿势和花样，没有目的，没有设计，只不过是一件徒劳的、非理性的、可笑的事情。因此，舞蹈最先被创造出来，以往只有在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上表演，其中包括在所有哑剧和疯狂状态下的舞蹈，疯狂状态下的舞蹈是崇拜的最高荣誉，昭告了神的启示。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不敢反对这是良好教养的一部分。然而，只要孩子们能走路，我们绅士中有谁不为了孩子而请一个舞蹈大师？但是，又有哪一位父亲为他的儿子请一位家庭教师，及时教导他要对他将继承的那块土地进行改良呢？至少那是多余的，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式中的一大缺陷。因此，我希望可以，当然不是在此时更希望看到它，在每个大学都成立个学院，专门研究农业，就像有医学院和法学院一样，不需要像其他学院那样有大量具有一定禀赋的大师和学者。除了牛津大学，因为像他

们被称作大师或校长的只有一个人，工作会太多。我们组织四位教授来教这门学问的四部分就足够了：第一，开垦，以及相关的所有事情；其次，畜牧；第三，花园、果园、葡萄园和树林；第四，农村经济的所有部分，其中包括管理蜜蜂、猪、家禽、诱饵、池塘等，还有像瓦罗所说的饲养家畜，以及田野运动（这不仅应该看作是乐趣，也是居家过日子的一部分）和国内的保护，以及利用国外产业所带来的一切。这些教授不应该像教其他的艺术实践一样，只进行这类肤浅和华而不实的讲座，从维吉尔的田园诗，到普林尼，瓦罗或科鲁迈拉；而是在整个方法 and 研究过程中都指导学生，这整个过程可能要勤奋工作一年或两年。除了适度的饮食、住宿和学习花销，不断接续下来的学者更要保证有足够稳定的收益来维修房子，聘请教授。这些教授不应是炫耀文学批评的人，而要对他们所教的东西有扎实的知识和实践。这样的人应该非常勤奋，热心公益。按我的理解，如果哈特利布先生还活着，应该是那样的人。但是没有必要进一步论及我的这种设计思想，除非目前的年龄性情有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要进一步谈及的乡村生活应当来自于诗人，他们永远是农业最忠实和亲爱的朋友。诗歌诞生在牧羊人中：

缪斯还热爱自己的故乡；

那里有着神秘的魅力，什么都不可将其丑化。

事实是，没有比乡村更适合诗人工作了；一个人可能在拥挤的人群中跳舞，也可能在噪音和骚动中创作好的诗句。

城市里或许能种玉米，如同写诗一样；

我们在费力不讨好的旱田上徒劳地耕作；

在异化的土壤中我们徒劳地努力奋斗；

这不是一片植物会茁壮成长的土地。

在最糟糕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自然会 是讽刺的刺草和荆棘。有些人靠伟人

的赏金吃饭，用他们的恭维求赏。除了他们，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要远离人世的罪恶和虚荣：

——并要在人类的罪恶
和虚荣面前抬起头^①

之后过着退隐后逍遥自在的生活，而且对于他们不朽的诗没有过多的赞扬和装饰。赫西奥德是最早出现的数一数二的诗人。可能有人认为荷马先于他，但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是第一个畜牧行业的作家，科鲁迈拉曾说他对我们的事业贡献不小。我想，他不应只获得小小的荣耀，并不是说他的教诲不重要；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文笔庄重而简洁。他所说的话最敏锐之处在于他非常关心我们的目的，用神职人员的令人尊敬的晦涩表现出来。

赫西奥德说，“工作与时日，一半却比全部多”。这话源于这样的场合：他的兄弟帕撒斯通过贿赂一些伟大的人，并称呼他们为伟大的受贿者，因为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一半地产。他却说，这没关系，他们对他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偏见。

通过一道由他们的感觉必须控制的强光，
神没有向不幸的人透露，
那一半地产超过整个地产。
不幸的是，他们还隐藏了，
树根和药草的碱液，最精华的部分。

我认为这是诚实的赫西奥德的本意。我们不能从荷马那期望太多关于我们的事情。他是个盲人，既不在乡村劳作也不享受劳作的乐趣，他那无助的贫穷最有可能在最富有的地方维持，他用好的战争故事和祖先的冒险去取悦

^① 奥维德，《岁时记》第1卷，第300行。